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五卷

○公主 【公主追諡】本朝公主薨逝，例無諡號，唯仁宗登極追封第四女為德安公主，諡曰悼簡，以為創見，而太祖已先有之矣。洪武元年，太祖登極，皇姊嫁李貞者，先薨，冊為隴西公主，貞為駙馬都尉，尋封恩親侯，諡公主為孝親公主，喪禮還葬於先隴。後貞封曹公，始改隴西為曹國長公主云。至嘉靖間，武定侯郭勛以上寵異，遂請追諡其遠祖郭鎮所尚永嘉公主曰貞懿，則太祖第十二女也，事隔九朝，歷年幾二百，無故追崇，於是為不經矣。公主得諡始自唐德宗朝，唐安公主賜諡莊穆，前此未有之也。

【同邑尚主】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，下嫁安陽人李堅，建文初以駙馬封灤城侯，北征陣亡。太宗第二女永平公主，下嫁安陽人李讓，先以儀賓掌北平布政司印，永樂初以駙馬封富陽侯，贈景國公，諡恭敏。英宗長女重慶公主，下嫁安陽人周景，景父顯為山西參議在任，公主將出降，上命同妻宋氏乘傳入京，行見舅姑禮，尋加顯鴻臚寺卿，景拜駙馬，後其兄即舉鄉試第一，子賢又繼登鄉榜，河北傳為盛事。英宗第五女廣德公主，下嫁駙馬樊凱，亦安陽人也，與景同邑，公主又親姊妹，慕景風流，傾心與為友，同以能詩稱。凱有康濟心，其論處私闖及圍營軍，俱擊盡詳當，為世所稱，曾以忤劉瑾知名。四人者皆河北僉父，並產下邑，俱為三朝禁嬖，周樊又並尚帝姬稱僚婿，尤屬盛事；二李在先朝俱進爵通侯，各領文武重寄，一以忠義殉國，一以功名顯重，俱非尋常粉侯可比，蓋郡下靈秀所鍾也。李讓，志中又云舒城人，想靖難後所寄籍。駙馬封侯者，自李讓、李堅外，高帝朝恩親侯李貞，太宗朝永春侯王寧、廣平侯袁容，世宗朝京山侯崔元；追封者英宗朝鉅鹿侯井濟。

【公主中使司】洪熙元年，封皇女六人為公主，命先為嘉興、延平、慶都三主府，造中使司印。按古唯皇后有官屬，為大長秋，後世不復設。唐高宗始令太平、長寧、安樂、宣城、新都、定安、金城諸公主並得開府置官屬，其僚有邑司、有令、有丞，時袁楚客上書宰相魏元忠，責其不能救正。我高皇聖主，何以設此官，後亦不知何時廢罷。但中使司有正副，亦闖宦領之，如王府之承奉，非如唐家以士人充僚佐，其制自不同。

【儀賓牙牌】各王府親王位下儀賓，亞駙馬一等，秩從二品，唯洪武末年皇孫女儀賓在都下者，其後分封選拜，例居外藩，雖云尚主，無得系牙牌如京官例。唯景皇帝女固安郡主，以成化六年下嫁王憲，禮部特請憲系廊府儀賓，乞給牙牌，上從之，命班行列，督僉事之下，蓋以從三品居正二品之次也，此後遭祀分祭憲亦供事如諸戚臣，實為創見。弘治四年，固安公主卒，上命喪禮一視嘉祥長公主。嘉祥為憲宗親女，時固安母汪氏尚稱廊王妃，其女乃得異禮如此，上恩厚矣。因思懿文太子三女，長為江都公主，下嫁駙馬耿璿，文皇降為郡主儀賓，皆以罪死；次女宣城郡主，文皇命錦衣百戶於禮為儀賓尚之；唯第三女年三歲，以建文庚辰所生，未有名封，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始，卒於高牆，年已八十六歲。當時臣下無能推廣聖澤，使其終無匹偶以沒，其恩遇曾不及固安之百一，真足令人灑泣。儀賓二品者，階為中奉大夫，本文職也，而夷之右列督僉之下，是猶宣慰使有功得升左右參政，亦有升都指揮僉事者，然彼主酋而此乃貴婿耳。其後嘉靖間儀賓周鉞等用王憲例。

【公主封號同名】本朝全封親藩如兩吳、兩漢、兩趙、兩榮之屬，當時或出聖意親定，臣下不敢駁正；至於郡王之封，亦間相同，此則儀曹疏略。且歷年已二百餘，一時或難偏稽，猶可諉也；至於帝女冊封，則累朝公主能有幾人。如英宗第二女嘉善公主，下嫁靖遠伯王冀孫王增，事在成化二年。世宗朝以第四皇女降駙馬許崇誠，亦封嘉善公主，時相距僅隔三朝，何以漫不稽考？其時嚴分宜當國，頗以博雅自負，何冬烘至此，豈贖貨方殷，無暇分心耶？嘉善兩公主後，又有穆宗生母孝恪后弟杜繼宗封慶都伯，此仁宗第二女封公主號，最後則今上嫡母仁聖太后父陳萬言封固安伯，亦景帝女初封公主號，後降為郡主者，此皆帝姬湯沐邑，豈臣子所宜蒙襲？時與固安同封者，為上生母慈聖后父武清伯李偉，此石享舊封，後以凶終，尤非吉祥。前則徐文貞當國，後則張江陵當國，兩公明習典故，豈分宜可比，而外錯乃爾，況受遺以來，討論已非一朝耶？

【駙馬再選】弘治八年，內官監太監李廣受富民袁相重賄，選為駙馬，尚德清公主。婚期有日矣，為科道官發其事，得旨斥相，命別選，詰責太監蕭敬等選婚不謹，致有人言，而廣置不問。嘉靖六年，永淳公主將下降，禮部選婚，時永清衛軍餘陳釗名在第三，上親定為駙馬矣，聽選官余德敏奏，釗父本勇士，家世惡疾，母又再醮庶妾，不可尚主。禮部郎中李浙奏德敏妄言，請速治罪，上不許，命斥釗再選，並奪侍郎劉龍俸，別選得謝詔。上以公主為獻皇親女，命詔成婚，二十日後令師教習經書，以禮部儀制司主事金克厚為之師，駙馬教習用春曹自此始。至萬曆十年，上因胞妹永寧公主將下嫁，選京師富室子梁邦瑞。其人病瘵羸甚，人皆危之，特以大璫馮保納其數萬之賂，首揆江陵公力持之，慈聖太后亦為所惑。未幾合卺，鼻血雙下，沾濕袍袂，幾不成禮，宮中尚稱喜，以為掛紅吉兆；甫匝月遂不起，公主瘵居數年而歿，竟不識人間房幃事。使當時能如兩朝別謀佳耦，未必致命帝姬抑鬱早世，馮保滔天之罪十倍李廣矣。謝詔選後，京師人有《十好笑》之謠，其間嘲張、桂驛貴暴橫者居多，其末則云：「十好笑，駙馬換個現世報。」蓋謝禿少髮，幾不能綰髻，故有此譏，然詔直至嘉靖末年卒，富貴者四十年。

【公主蔭胄子】勛戚大臣有勞績或特恩，得別蔭子，然必授右列，無蔭胄子者。嘉靖十二年，永嘉大長公主元孫郭勛，武定侯勛弟也，援累朝公主例，請蔭入監，禮臣言：「公主子孫本無人監事例，因汝陽大長公主庶孫琮球乞恩，允之，遂沿以為例，實非定典。」得旨不許。是時郭勛之寵，震世無兩，值夏賈溪為禮部，與勛深仇，故力阻之，然世宗謹守祖制，不為權幸假借，亦前代未有也。今勛戚陳乞者無不賜允，又近日恩詔中一款，凡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，俱送監讀書，遂使白丁襦褲，濫竽世胄，布列清曹，出守壯郡，當軸者能辭責乎。嘉靖癸丑甲寅間，有署中書科事大理寺副於麟者，故奉聖夫人劉氏子也，以乳母恩得此，蓋用天順間翊聖夫人、成化間恭聖夫人二子例，然與靳公主恩霄壤矣；又同時掌太常寺禮部右侍郎徐可成，以考績乞恩，上命蔭其徒咎義金為太常寺典簿，以黃冠而延賞正七品，且及異姓，真為創見，若同時真人陶仲文蔭子為尚寶丞，雖以雜流膺首揆恩，然猶其血胤也。蓋守法於初政，而濫恩於末年，不特聖主倦勤，而揆地之執奏亦久廢矣。

【公主下殤特恩】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初六日，皇第四女生，母為雍妃陳氏。上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告景神殿，命名曰瑞燦，並命先所舉第三女曰祿禎，以示宗人府登玉牒。故事，皇子以百日、皇女以彌月命名，今先誕者愆期，至繼有所出，始補行，則愛念不同也。至二十三年第四女薨，追封歸善公主，喪禮依太康公主故事。太康為孝宗女，其母即昭聖太后，其殤也，喪葬諸禮俱依蔚悼王。按太康係正嫡所生，且其時孝廟獨厚中宮，僅育一女，當時下殤未封，上埽親王，僭逾已極。但禮部尚書為徐瓊，其妾與建昌侯張延齡為姊妹，因以傳升宗伯，其不敢執奏宜也，若世宗朝則石首張文簡為禮卿，亦唯諾恐後，何耶？雖禮樂自天子出，而春曹所司何事，此時容悅具臣自隳職掌者多矣，其如典制何？此等事雖若無傷，而關係主德不淺，未可以本朝德安、永嘉二主藉口，文過也。

【駙馬受制】公主下降，例遣老宮人掌閣中事，名「管家婆」，無論蔑視駙馬如奴隸，即貴主舉動，每為所制，選尚以後，出居於王府，必捐數萬金通賂內外，始得講伉儷之好。今上同產妹永寧公主，下嫁梁邦瑞者，竟以索餼不足，駙馬鬱死，公主居嫠，猶然處子也。頃王子之秋，今上愛女壽陽公主（為鄭貴妃所出者）選再興讓尚之，相歡已久，偶月夕公主宣駙馬入，而管家婆名梁盈女者，方與所耦宦官趙進朝酣飲，不及稟白，盈女大怒，乘醉扶再無算，驅之令出，以公主勸解並詈及之。公主悲忿不欲生，次辰奔訴於母妃，不知盈女已先入膚懇，增飾諸穢語，母妃怒甚，拒不許謁。再君具疏入朝，則昨夕酣飲宦官已結其黨數十人，群猝再於內廷，衣冠破壞，血肉狼藉，狂走出長安門，其儀從輿馬又先箠散，再蓬跣歸府第，正欲再草疏，嚴旨已下，詰責甚厲，褫其麟玉，送國學省愆三月，不獲再奏，公主亦含忍獨還。彼梁盈女者僅取回另差而已，內官之群毆駙馬者不問也。

【公主蔭敘之濫】祖宗典制，公主無文蔭，自後間以陳乞得之，然非例也。嘉靖十二年，武定侯郭勛之族弟郭勛者，其高祖為

駙馬郭鎮，援往年汝陽等公主例以請，上已允之，時禮卿為夏言，執稱事例所無，乃汝陽創始，非故事，宜禁。上然其言，遂罷勅蔭，且永著為令。今萬曆壬寅三月，以冊立皇太子，恩詔內許公主蔭子送監讀書，時首被恩命者四人，曰謝懋功，則興獻帝第四女永淳大長公主之孫；曰楊天佐，則英宗第四女崇德大長公主之曾孫；曰周居經，則英宗長女重慶大長公主之元孫；固已年遠絕絕矣。至郭夢兆者，為武定侯郭英苗裔，而太祖第十二女永嘉貞懿大長公主之七世孫也。按，永嘉主之薨，在建文元年己卯，至是已二百餘年，歷聖主已十二朝，即去夏貴溪執奏之時，亦且七十年矣，當時已禁其祖，今日反許其孫，於事理甚悖。時沈四明獨當國，馮琢庵為禮卿，豈其識不逮貴溪耶？昔王介甫因宗室輩有不看祖宗面上之言，乃云：「祖宗親盡亦祧，何況賢輩」，此真不易之論。公主蔭子，自世宗嚴禁後，至今上升儲，華亭草詔直云公主裔孫有志者送監讀書，幸門一啟，至四明而極矣。

○勛戚

【劉基】高皇帝之於劉青田也，稱之為老先生，比之子房，至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詔中有云：「彭蠡之戰，炮聲擊裂，猶天雷之臨首，雖鬼神亦悲號，自旦至暮，如是者四，爾亦在舟中同患難也。今年夏，鏡妝失脂粉之容，遣子幼冲，暫回去久未歸，朕心有欠。今天下一家，爾當疾至，同盟郎冊，著鞭一來，朕心悅矣。」等語，述往日艱虞之苦及近日鰥居之戚，真如家人父子。至封誠意伯制云：「如諸葛亮、王猛獨能當之」，其贊譽極矣。至四年後，以弘文館學士告歸，則宰相得請也。未幾以請設本鄉淡洋巡司事，為胡惟庸所譖，謂劉欲以淡洋為基，因再入京師，不敢復歸。居久之，遂為惟庸所毒，胸有卷石二物，上始遣歸，其敕略曰：「君子絕交，惡言不出；忠臣去國，不潔其名。爾劉基千里兼程謁朕，用徵四方，爾亦助焉，是用加以顯爵，敕歸老桑梓以盡天命；何期禍生於有隙，致是不安。若明以憲章，則輕恕有不可恕；若論相從之始，則國有八議，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，亦國之憲也。若愚蠢之徒將謂己是而國非，卿善為忠者，所以不辨而趨朝，可謂不潔其名、惡言不出者與？卿今年邁，居京數載，老病日侵，朕甚憫之。禽鳥生於叢木，翎乾揚去，戀巢復顧，禽鳥如是，況人乎？今可速往括蒼，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，豈不君臣兩全者與！」此洪武八年三月詔也。抵家甫一月而卒矣。是年正月，胡惟庸以醫來視疾，其進毒即此時，而上之賜敕明數其罪，則劉晚年留京，其危可知；且比之禽鳥揚去，則入胡之譖已深，即胡之肆酷於劉，上雖聞之亦未必怒也。雲龍會合，千古稀覯，而不克終如此，君臣之際難矣哉。今劉行狀出同鄉黃伯生手，其仲子環所乞，更不戰奪祿賜赦諸事，蓋諱之也。

基沒後十五年，為洪武二十三年，庚午十月二十七日，上命基孫薦襲爵，其制略曰：「爾劉薦祖父誠意伯劉基，括蒼之士，居勁敵之陲，邇山賊之寨，問道廉程，馳來附朕，曆數有在，議戡定之機。其為人正氣凜然，奸邪莫可犯，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紊政之秋，此果不移節也。初授伯爵，終身固節弗移，今特以前爵授爾薦為誠意伯，增祿二百六十石，共五百石，子孫世襲。朕與爾誓，若非謀逆，其餘親犯死罪免一死，以報爾祖父之德。」按，是年五月，韓公李善長以罪自殺，而後下此詔，則當時讒基者不止胡惟庸一人，韓公與胡善，當亦與焉。故至此時上始大悟，昭雪青田，以流爵而得世封，且加祿免死，基亦可無憾於地下矣。後薦子又不得襲，至憲宗朝始授五經博士，孝宗改處州衛指揮使，武宗朝追贈基太師，諡文成，世宗嘉靖八年紹封功臣，以薦之後瑜嗣爵，加祿為七百石，至今不絕。

【李善長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之死，不特後世冤之，即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疏，為善長理枉，其言不啻辨矣。然觀洪武二十六年之詔又曰：「朕自甲辰即王位，戊申即帝位，尊居兩間，兵偃民息，今三十年矣。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，陰與構禍事覺，人各伏誅。今年藍賊為亂，謀泄，捉拿族誅已萬五千人。今特大誥天下，除已犯拿在官者不赦外，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，不分胡黨藍黨，一概赦宥之。」是時李死已三年，若祇以天變塞咎，上必不引藍玉為對，且云伏誅，又似非自裁明矣。況青田之死，已荷昭雪，與以世爵，而李竟泯泯，其長子祺為駙馬都尉，並所尚皇長女臨安公主，俱已先歿，亦不蒙一恤，何也？則韓公之禍，似未必甚冤。

【劉環鐵簡】谷府長史劉環，青田人，誠意伯基仲子也。洪武中拜閣門使，賜第及馬與衣帶，又賜以鐵簡，上鑄金為「除奸摘佞」四字，命之以擊百官不法者。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，環當殿以簡擊其項，其事甚奇。弇州《考誤》中斷以為妄，謂劉邑人陳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會之，余亦謂然。今焦弱侯乃謂誠意家實有此簡，會出以示焦，則陳言似不誣矣。高皇帝威嚴不測，或以乃父佐命元功，寄鷹鷂之任於其子，理亦有之。且弇州又謂長史一小府佐，無提調六府之理，是不知國初藩相，本正二品，官非小也。且環遇文皇即位，召之不至，乃以叛逃親王逮至京，入見但稱殿下，又云殿下百世難逃一個字，因縊死獄中。其人忠勁如此，高皇帝即以鐵簡畀之亦不過為。

【左右券內外黃】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券，形如覆瓦，面刻制詞，底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。質如綠玉，不類凡鐵，其字皆用金填。券有左右二通，一付本爵收貯，一付藏內府印經監備照。所謂免死者，除謀反大逆，一切死刑皆免，然後即革爵革祿，不許仍故封，蓋但貸其命耳。此即問之世爵諸公，其言皆如此。至於世職，則自指揮使以下，皆屬兵部武選司選官，俱以黃為據。黃分內外，舊官新官各有黃簿，每官一員，名下注寫功階世次，會同尚寶監、尚寶司、兵科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，外黃印經監收掌，內黃送內庫銅匱中收貯。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，許赴內府查外黃，如外黃可驗則已，如或不明，再查內黃，蓋事之重而防之密如此。凡軍職非失機重情及大逆不道，罪止及身，子孫仍許襲承，然必身首異處者方揭黃停襲，以故軍職有願答死、絞死，得免斬刑，尚肯出重賂者以此。

【萬通妒死】成化中錦衣都指揮萬通者，戚畹萬貴之次子，貴妃之弟也。兄進弟喜，俱藉勢無賴，而通尤橫，京師無貴賤俱呼為萬二。其父謹飭畏禍，屢戒之不悛，父死愈恣。有徐達者，妻美豔，通悅之，收為家人，納其妻，令達持厚貲往淮上市鹽。遇通抱病，而達適從兩淮歸，與故妻語，通在床蓐，聞其私相昵也，忿詬不堪，哽咽而死。上命有司給賻賜祭葬，比故事加等；而徐達者，挾通所假多金，不匝月即拜錦衣正千戶，與都指揮使萬喜、指揮使萬進同拜命，未幾，達又進指揮現任管事，而萬氏兄弟僅帶俸云。逾年，命達世襲其官，萬氏伯仲雖又進秩，仍為沉官。

萬通次子從善二歲拜錦衣衛指揮使，萬通養子名牛兒者，甫四歲亦得為錦衣指揮僉事，其後升轉，凡章疏及聖旨，俱仍牛兒名不改，亦可哂。

【懼內】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，蓋名宦已成，慮中菁有違言損其譽望也。乃若君相亦有之，則唐孝和帝之賜宴，見嘲於優人，至下比於裴談；其後王鐸之為都統，見嘲於門生，謂不如降黃巢，固為千古笑端。唐末朱溫、李克用皆一時劇盜酋豪，一畏其妻張，每聞召即中道而返；一敬其妻劉，至與計軍國大事，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二主者。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。往事不及知，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伏節，九死不回，而獨嚴事夫人，唯諾恐後。近年吳中申、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，不敢有二色。至如今上初，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，今寧夏帥蕭都督如薰，皆矯矯虎臣，著庸邊閩，俱為其妻所制，又何也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，為婦陸氏所妒，至刑厥夫為閹人；蒲州楊太史元祥，與婦羅氏爭言，遂以刀自裁，尤慘毒之甚者，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。

先是永樂宣德間，有吳中者，山東武城人也，由監生起家，以永樂二年為左都御史，尋改刑工尚書，至兼掌吏部，兼宮詹事，加官至少保，正統七年卒，贈荏平伯，諡榮襄，凡為二品正卿者四十年，一品十六年。其人好色多妾媵，而妻嚴酷不敢近，一日領誥命歸，妻令左右讀其詞，因問中曰：「此果聖語耶？」中曰：「不過詞臣代言耳。」妻曰：「此翰林真無忝清華，即吳中一誥命，何嘗以一廉字許之。」中慚笑而已。蓋中素以墨著也。其後禁中優人承應，遂作吳中畏內一劇，上輒為一引滿，此亦懼內之最享福澤者。附記為諸公解嘲。

今有一詞林，華亭人，甲寅庶常也，以怕婦著名。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，歡然留飭，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，且詞林亦被呼入內。良久，陳餒甚馳歸。

他日詢其故，則云：「是日問客為何人，曰陳工部，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？曰然。遂大怒曰：『是人窮秀才，糟糠有年，甫登第即買一妾，此等癯漢，便餓死不可與糠粃。』故並稿帖禁不許出。」

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穎愛妾生子，遂憎之，至殺之而後已也。

【武定侯進公】武定侯郭勛，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，能計數，今新安所刻《水滸傳》善本，即其家所傳，前有汪太函序，托名天都外臣者。初，勛以附會張永嘉嘉議大禮，因相倚互為援，驟得上寵，謀進爵上公，乃出奇計，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《英烈傳》者。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，幾埒開平中山，而鄱陽之戰，陳友諒中流矢死，當時本不知何人，乃云郭英所射，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，且謂此相傳舊本。上因惜英功大賞薄，有意崇進之，會勛人直撰青詞，大得上眷，幾出陸武惠、仇咸寧之上，遂用工程功峻拜太師，後又加翊國公世襲，則偽造紀傳，與有力焉。此通俗書今傳播於世。後郭恃恩驕橫，與夏貴溪爭權，削爵論斬，妻子給功臣為奴，次年瘐死獄中，上終憐之，命其子紹侯，然受禍亦烈矣，至夏貴溪之排陷，特天所假手耳。

自郭勛外，則有天順間武清侯石亨之晉忠國，成化間撫寧侯朱永之晉保國，嘉靖初壽寧侯張鶴齡之晉昌國，皆以恩幸得之，而忠、昌皆不終，保公亦不世。若近年臨淮侯應襲李宗城，求充日本封使，冀事成復曹公故爵，既而逃歸論死，幾並侯失之，尤為天下嘲笑。

【郭勛冒功】太祖混一規模，成於鄱陽之戰。今世謂戰酣時，郭英射死偽漢主陳友諒，以此我師大捷。審果爾，即後來之配食太祖亦不為過，然而其時射者，自是鞏昌侯郭子興，非英也。與英同姓，故郭勛遂冒竊其功。今俗說《英烈傳》一書，皆勛所自造，以故世宗惑之，然其設謀則久矣。當武宗朝，勛撰《三家世典》，已暗藏射友諒一事於卷中矣。三家者，中山王、黔寧王及其高祖追封管國公英也。序文出楊文襄一清筆，其配廟妄想，已非一日。嘉靖初大禮議起，勛乘機遵會奮袂而起，竊附張璁得伸夙志，亦小人之魁傑也。子興之得封在洪武三年，系開國功，在英封武定之前十餘年，沒贈陝國公，諡宣武，襲爵至孫，以無嗣國除。子興既與滁陽王同名，其絕祀亦同。

【大臣恣橫】嘉靖間太師翊國公郭勛，憑上異寵，至於武會試亦超大司馬而上之，司馬不從，勛引團營坐次力爭，上切責如其議。至後來上眷已衰，會命與文大帥會派役卒，久不領敕，為言官所論，乃辨云：「何必更勞賜敕」，上始大怒，至論斬。時害勛寵者，夏桂洲也。夏以一品六年考滿奏乞封其繼妻蘇氏，蓋故事，繼妻唯一人得封，而夏所繼張已得封，旋沒矣。蘇本妾，以才色稱，為夏所嬖畏，至是稱再娶蘇氏，乞破例賜封，庶於兩宮慶賀、中宮親蠶供事為便。上特允之。其橫與郭無異也。郭之後又有太保兼少傅掌錦衣陸炳，以舉進士恩榮宴時，時陸為廷試巡綽官，乞與宴，詔許之，班尚書列中；又故事，錦衣官侍朝，俱烏帽吉服以便拿人，炳自製朝服，立於本班之首，前乎此，後乎此未有也，未幾沒於位。炳初助嚴陷夏，晚途失歡。或云為嚴氏所斃。嚴介溪仗子世藩為心膂，會歐陽夫人逝，上疏留其子侍養，不必奔喪，上亦允之。太宰缺出，部推歐陽必進，上不許，嚴密進謁，謂必進實臣至親，欲見其柄用以慰老境，上又允之。此文武四公者，怙權專恣，視英主如嬰兒，且相傾相陷，不戒前車，先後一轍。未幾郭瘐死獄中，夏誅死西市，陸身後削奪籍沒，嚴身譴子誅，俱為天下所快。至若成寧侯仇鸞之橫，斫棺戮屍，妻子論斬，又入逆臣中，其罪更彌天矣。寵遇戮辱，聚聚於一時，可畏哉。

【成寧侯】成寧侯仇鸞，小字長生，故江都人，祖祚以偏裨事楊文襄一清，能先期平安化王寘鐸，封成寧伯，尋以平河南寇晉封侯。鸞父茂病廢，鸞襲其祖爵，出鎮甘肅大同，既附分宜，傾貴溪陷之極典，得上異眷，佩平虜大將軍印。驕貴而驕，狎視分宜父子，分宜已恨之，又忤總帥陸武惠，因奪其大將印。鸞先病亟，至是惇死。死之日，其家人通虜事發，上震怒，追斫鸞棺鏗屍，妻子俱斬。其妻故洪襄惠鍾女，洪亦正德間名臣也。鉞從行伍起，乘時討叛，不為無功，幸開茅土，國家酬之已不薄，嗣孫忸怩凶忍，遂赤其族，洪氏無辜伏法，則向來逆臣家屬，俱未至此，哀哉。

鸞在孕時，其母夢一虜兒拜床下，即起自屠割，身首異處，醒而鸞生，兆果不爽。

鸞以庚戌年謫楊恪恩守謙死西市，為八月二十六日，至壬子鸞死三日，謀叛事發，鏗屍傳示九邊，亦八月廿六日，恰二年，人謂天道焉。

嘉靖間夏桂洲與郭武定相仇，因陷之極典，郭瘐死獄中，年六十八；未幾夏相為分宜所陷，死西市，年亦六十八。

【忠誠伯】太保兼少傅右都督陸炳，號東湖，故浙之平湖人，父松以興邸護衛起家，官至都指揮使掌錦衣衛。炳嗣職，從世宗幸承天府，途次行殿失火，炳從煙燄中負上出，從此寵冠一時，至以公兼孤領緹騎，古未有也。初事分宜父子，既而以其武學座師吏部尚書李默被誣事，與分宜失歡。默為趙文華所訐致死，因持炳陰事並欲陷之，賴嚴世蕃為力解而免，炳因並銜嚴氏，遂結徐華亭為婚姻。又與仇鸞爭寵，潛同華亭陰詞其異謀，以致族滅，分宜愈恨，以上深眷，不敢顯攻之。一日飲於少保楊博所，醉歸暴卒，人謂博持其奸狀，席間示意獎奏之，因而仰藥；或云楊與世蕃謀，進以斃厄，莫能明也。上震悼，贈忠誠伯，諡武惠，恩禮始終。視武定、成寧二弁，不啻天淵。後穆宗登極，言官追論其橫惡，盡奪爵諡，革其世職，以至籍產，則高新鄭秉國，以炳與徐華亭結姻，將並殺其家，賴張江陵為百方調劑，罪止及陸氏；至萬曆間，子孫奏辨，復其故官，還錦衣百戶一世職。然炳才智實高人數等，至今有惜之者。

【陸炳厲駕功】世傳太傅陸武惠炳，得異寵於世宗，至以三公兼三孤，沒贈伯賜諡，蓋上幸承天時，行宮遭火，炳負上出焰中，以此受眷知，而弁州力辨以為無之。今觀世廟實錄備載此事，且只云炳一人負上出，安得謂之無？豈弁州未嘗寓目世宗實錄耶？抑憎其人因沒其功也？至成國公朱公靖希忠墓碑，亦載此事，云公與陸公炳同負上以出。此江陵公筆，可見兩人又同立大功矣。然朱之衛上他無可考，唯見此碑云。按，上遇火在衛輝府，時宿衛大臣遲遲未至，獨炳最先挾上升輿，此又《湖廣通志》所紀也。陸東湖為總帥，諫諸官下詔獄者，為周全存活者甚眾，而朱葵亭亦愛樂士大夫，延禮加等，皆近代貴幸所罕有。

近日王封南相公為太監張宏墓志，云宏掖上出行宮火中，則同功者三人矣。

【世官】西北士大夫以戰功得世開五等者，有成寧、靖遠之屬，若吳中則唯武功伯徐元玉，然不得終其身。吾浙東則有誠意、新建二家，俱世襲。劉開國元功，自宜百世，然傳至裔孫世延，以復戾好計，今上初年已逐回原籍青田受錮，後始得釋回南京耳。王氏封而旋奪，至隆慶初始復故爵，其子正億得襲，正億子承勛繼之，今總漕淮陰。其人亦略知文藝，性甚和易，然染勛貴餘習，自聲色游吹之外別無雅嗜，且嬖妾為政，久而不堪其凌，至訟言於朝，擊之獄，復竄去，胄子又未立，將來大有可慮，伯安先生遺澤，恐不能五世矣。至若金吾之秩，又大遜邑封，不過仗士列校之長耳。予幼時識總帥徐蘭皋有慶，故華亭相公長曾孫，而太常寅陽元春塚嫡也。衣裝舉動，全如奴褲子無別，時文貞公下世甫三數年耳。以故申吳門相公力辭武蔭，每謂人曰：「我本書生起家，身後子孫通塞不可知，第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，奈何變衣巾為兜鍪，古籍行伍，親死不喪，世世作健兒乎？」真遠識之言。

閣臣預邊功，自正德初年後不經見，嘉靖間唯夏貴溪暴貴，自擬世襲錦衣，夏既伏法，且無後。翟諸城亦如之，則自以故相行九邊得之者，體例稍殊。直至嚴分宜而諸孫始現任金吾，及世蕃誅，盡削去。若楊新都與毛、蔣諸相，翊戴世宗入紹，初蔭世伯爵，今降為指揮四品，又非可同日語者。華亭武蔭，蓋與分宜同事，不能獨異，然當其在相位時，已與陸武惠、劉太保二總帥締兒女姻，一在荊之景陵，一在黃之麻城。後陸敗被籍，高新鄭欲以法並籍文貞，賴江陵而解，麻城之婿後亦以嫁中產不明，與妻姪輩爭構不休。蓋文貞學問，稍雜權術，初欲收二弁以為用，不虞後之貽害也。若張江陵之甫蔭旋革，又不足言矣。

吾郡城亦有二錦衣，一則項襄毅之後，其平滿四，定流賊，功甚大，僅得一百戶，然以裔孫為吳太宰婿，始改外衛為錦衣，今又傳三世矣。後則趙少保文華，為項氏贅婿，亦居禾郡。其次子怡思以少保平倭功，蔭錦衣世襲正千戶，理南鎮撫司，奉使歸，驕蹇自恣，撫按監司候謁，俱不以時見，或至不答拜。未幾少保敗，旋沒，即坐侵餉追賊，時宦浙諸公尚俱在事，捕怡思拷掠，楚毒備至，繫獄幾三十年，賊猶未及數，直至萬曆十年大霽始得釋放從戒。其人久居京師，對人不能吳音，在家庭亦作燕市語，可見功爵延世，亦非甚幸事也。

【定襄王】靖難功臣英國張、成國朱俱三世贈王為極盛，朱氏最後則定襄王希忠，以封在故相張居正時，言官交攻，歸罪權臣，遂並定興王張懋奪之，以故相會引懋例封希忠也。然希忠微有勞可錄，若其祖平陰王勇者，陷英宗蒙塵，罪真當奪，而言路願

不之及也。又如成化中宣平王朱永始由撫寧伯得侯，又從侯晉保國公，歿而賁真王、叨上諡，其人不過下附汪直，上欺憲宗，冒功濫賞，其罪視王越有加，乃至今無人議削，何以服希忠及懋地下耶？

【補蔭】開國無勛如李韓公、傅穎公，俱以嫌死，不及嗣爵，嘉靖間，繼絕世，亦無敢議及者、近代王弇州始昌言當繼故封，自是公論。然二公後俱微甚，無可徵考；而穎公之後，遂有杭州市棍名傅時者冒稱友德後人，幾欲承襲，會事敗而止。蓋湯、鄧、常、李諸將尚有裔孫為錦衣，易於稽核，二公在國初已夷於輿隸矣。近年朱侍御鳳翔疏請改於忠愍謙之蔭為錦衣，胡襄愍宗憲宜典外衛指揮，時東明石司馬星在事，覆准得旨允行。胡之功過相當，即得一男爵非過，若於忠愍本無後，其子名冕者官至應天府尹，已立姪為嗣，然富弼、司馬光在宋亦無子，亦何害其不朽？若秦檜以妻姪為嗣，改王氏為秦，則並非秦宗矣。今杭人諱言檜後，我正以為不必諱也。

朱疏又云：「尚有冒功當革者二人，為故尚書凌雲翼蔭錦衣世千戶，故少卿史除蔭錦衣世百戶，石司馬覆疏。」時凌子元超、史子繼書俱曆官指揮使僉事，錦衣大堂雖已罷任，俱在輦下，乃依違其詞云：「俟二臣身終之日再議。」其後繼書子仍得世襲，而凌氏以貧，至今未襲也。凌洋山羅傍之功，不下殷石汀，此蔭似不為濫；史雁峰以家丁拒倭，績雖少遜，然破家殉國，亦足為倡義者勸，徒以二公俱為故相江陵客，不免剪抑太過。要之江陵功，豈可亦終泯耶？

【嗣封新建伯】新建伯王瑞樓承勛，文成先生塚孫也，為故大司馬吳瓌洲兒婿，婚媾多年無所出，乃納杭人沙相之女為妾。相故掾吏，以宛平典史罷斥，因留京師，市井鼻點也。居久之，沙已孕，嫡不能容，至遣歸家，相乃上疏，謂吳氏曾親以誥券相授，自言身系石女，不知人道，許代為正室，且已生子，當襲爵為言。承勛力辨，謂沙實妾，且子產於沙氏，非真其遺體。上下兩疏勸議，竟離其妾，而遠其子於沙氏。又十許年，而新建為漕帥，則吳夫人沒矣，追念沙氏不置，復招致淮陰署中，寵待有加，所生兒已長，亦遂留於舍。沙復與惡少通體，憎其子礙眼，以藥酖之，人始曉然非王氏種，實沙相京師所抱假子矣。既酖子不遂，又酖厥夫，其跡彰露，新建無計，謀之李中丞，中丞謬語之曰：「公為勛貴重臣，非他官比，宜聞之朝。」或謂中丞知新建囊中富有珍異及古玩不貲，借以挾之，必飽所欲。新建疏上得旨，果即命准上撫按會問，則事在中丞掌握間矣。其間曖昧不能盡知，初發郡邑共讞不能決，乃以淮徐道臣鞠之，比拷訊，其如承勛所奏，乃擬沙極刑；轉詳中丞，至黃河中流忽自沈洪波，不及正刑。撫按遂具獄上之朝，事得粗結。然聞沙氏故在人間，至今未死，其所斥假子復有子，且將來爭茅土，蓋新建年將稀齡，尚水有血胤也。當讞此案時，苕上卜養庵汝梁為淮徐道，為余詳言始末。沙氏色寢且已衰，獨辨有口，卜叱問之曰：「人間弑夫雖惡極，然理亦有之，汝何忍自戕其兒？」沙曰：「爺爺錯了，從來自肉自痛，那有此理？」滿口俱杭州鄉談，令人撫掌不能已。

【魏公徐鵬舉】徐鵬舉者，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。父奎璧夢宋岳鄂王語之曰：「吾一生艱苦，為權奸所陷，今世且投汝家，享幾十年安閒富貴。」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。及長則父已歿，以正德十二年嗣祖爵，至今上初元始襲。凡享國五十七年，為掌府及南京守備者數任，備極榮寵，較之武穆遭際，不啻什佰過之。然溺愛嬖妾鄭氏，冒封夫人，因欲立其所生子邦寧，而棄長子邦瑞弗立，為言官所劾，致奪祿革管事，追奪鄭氏所得告身，生平舉動乖舛如此。其為守備時，值振武營兵變，為亂卒啣草包，狼狽而走，全無名將風概，豈輪回已久，漸失其故吾耶？又聞之金陵人云：鵬舉治園於白門郊外，見一邱隆起，立命夷為平地，左右以形家言力止之，不聽。比發之，乃大塚，或諫弗啟，又大怒劃之，則宋相秦忠獻墓也，閱之大喜，剖其棺，棄骸水中，人謂真武穆報冤云。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於江寧鎮，已有人記之矣，容再詢之金陵故老。

【爵主兵主】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，其承襲世封者，舉宗呼為爵主，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鬥，皆聽爵主分割曲直，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，得自行答禁，不避尊行，亦猶天家親藩及郡王體例，最合古人宗法。然唯開國靖難諸故家為然，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。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為雅談者，每呼正任總兵官為兵主，此唯大將專生殺者為然，副將以下，即貴至橫玉，僅呼為帥主耳，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。宋世使者出疆，亦名正使為使主，若副使犯令，雖尊官，亦得用軍法誅之。

【服色之僭】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：其一則勛戚，如公侯伯支子，勛衛為散騎舍人，其官止八品耳，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麟服，系金帶，頂褐蓋，自稱勛府，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，例為齊民。會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指揮空銜，其衣亦如勛衛，而裡以四爪象龍，尤可駭怪。其一為內官，在京內臣稍家溫者，輒服似蟒似鬥牛之衣，名為草獸，金碧晃目，揚鞭長安道上，無人敢問。至於王府承奉，會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，他即未賜者，亦被蟒腰玉，與撫按藩臬往遠宴會，恬不為怪也。其一為婦人，在外士人妻女，相沿襲用袍帶，固天下通弊。若京師則異極矣，至賤如長班，至積如教坊，其婦外出，莫不首戴珠簪，身被文繡，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，靡不有之。且乘坐肩輿，揭簾露面，與閣部公卿交錯於康逵，前驅既不可止，大老亦不詰責，真天地間大災孽。嘉靖間霍南海、近年沈商丘俱抗疏昌言，力禁僭侈，而獨不及此三種，何耶？

【永樂間後宮父恩澤】永樂七年，冊封張氏為貴妃，故河間忠武王玉女也；封權氏為賢妃，父永均為光祿寺卿；任氏為順妃，父添年為鴻臚寺卿；王氏為昭容，父（下有闕文）。李氏為昭儀，父文命；呂氏為婕妤，父實真俱為光祿寺少卿；崔氏為美人，父得罪為鴻臚少卿。諸嬪除張氏外，唯王氏為蘇州人，餘五人皆朝鮮人也。蓋文皇時，尚不拒高麗獻女口，而其父立拜清卿，亦非後世戚畹所可望。且英國生前為靖難功臣第一，而其女亦備貴嬪之選，豈用西晉胡奮女例耶？

即權賢妃封后，即侍車駕北征，次年十二月上還選，至臨城，權氏以疾歿，賜諡恭獻，權厝於嶧縣。

後永樂末，皇太孫選鴻臚序班孫忠之女為太孫妃，父不聞遷官；即孝烈皇后在世宗朝為貴嬪，時其父方銳亦僅為錦衣鎮撫，至嘉靖十三年孝烈正位中宮，始升都指揮使，至十八年隨幸承天，始封伯，二十一年壬寅，孝烈擁護宮人之變，銳始進封侯云。洪武二十二年，封胡充妃胡顯為梁國公，食祿二千石，世襲顯由都督僉事超拜上公，戚里如此恩澤，自古所無，不謂聖祖有此。

【外戚封爵同邑】五等之爵，其封號有至再者，如忠誠伯，前有文臣茹瑺，後有武臣陸炳，以及惠安、順義之屬，屢見矣，雖於國體無關，然識者已讖當事之不學至此。如安平伯，則景帝登極已封故宣廟賢妃吳氏之弟名安者，其時賢妃稱皇太后，故安循往例得開茅土。至英宗反正，太后仍稱賢妃，安辭爵邑，上准辭，拜錦衣指揮使矣。嘉靖十八年，世宗孝烈皇后父方銳以左都督進封，亦號安平伯，猶曰一時失誤也，廿一年，孝烈方后以宮婢構逆擁衛聖躬，受非常寵眷，銳亦進侯爵，何以仍號安平不改正耶？況外戚爵邑有幾？吳安為廢后既奪之封，豈是佳事，況廢絕尤上所惡聞。猶幸世宗不核故牒，得免深求，而當事元老、貴溪、分宜亦鹵莽極矣。按，安平侯伯，在永樂中直隸懷遠人李遠者，以靖難功封侯，其子安襲伯爵，即於文皇朝坐法削爵謫戍矣，至方銳而三見焉。李安與吳安俱不得延世，其不祥尤甚，何以屢襲其號？蓋是時上方事玄，閣臣禮卿唯考據諸真靈位業耳，其他古今之學，既不暇及也。

【孝穆后外家】孝宗生母孝穆皇后，本姓紀氏，其後誤以為李，使李氏得冒便認追其先為慶元伯；最後內官陸愷者，又有云孝穆親兄，則已三易姓矣。乃成化末年又有一說，則穆后之先本江西南昌新建縣丁家道口人，其先有穆先者，生而重瞳，永樂間為王府官屬，罪當族誅，乃逃難於廣西苗洞中，又三世而生后。及長，與表妹李氏同日入宮，因並報為李姓。其親父聞紀承恩，曾來省女，中途聞孝穆已歿，自恨病死；其弟素不慧，幼育於內侍陸愷家，故愷自名為戚畹。當時有一御史南昌人丁隆者在朝，即其宗人也，稔知本末，欲暴其事，會隆貶外而止。據此則仙源甚遠亦甚明，當時訪求何以竟不及此。新建丁至今為大族，侍郎以忠、大參此呂、工部此召，皆其裔也。

【沈祿】沈祿者，京師人，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，其妻為壽寧侯張鬱妹，敬皇后姑也，孝宗登基，以椒房恩澤，傳升為通政司右參議，尋進通政，再進本司使，後為禮部右侍郎，卒贈禮部尚書，飾終之典甚備。夫以本衙門幕職而擢為堂官，此亦創見之事，時博野劉文穆當國，何無一言諫止，況三原王端毅為太宰，亦不聞以職掌執奏，大不可解。孝宗仁聖，於斜封墨敕最為有節，而季年傳升官積至七百六十餘員，直至武宗登基，洛陽劉文靖當國始革之。蓋承成化以來，濫授冗員，俱以中旨批出，遂習為故常，不以為怪也。若正德中之冒偽，又不可勝紀矣。自新都楊文忠廓清之後，三朝嗣統，此弊遂漸以絕。弘治五年，通政司經歷高祿傳升

本司參議，吏部尚書王恕執奏不允，至十一年九月，又升本司通政使，祿由舉人，亦壽寧侯張鶴齡之妹夫也。又弘治十二年，湖廣按察司僉事祝祥，因母老乞改京職以便侍養，吏部奏請以原官改山東、河南，中旨改為尚寶司卿，祥由成化十一年進士，亦壽寧侯姻戚也。當時張氏恃恩恣橫，其姻戚奮自科目者，尚無恥如此，若右列不可勝紀矣。

又御史張岐，乃昌國公張璠之弟，中宮親叔也，以進士起家，亦傳升僉都御史。

【曹祖】浙民曹祖，有子鼎為壽寧侯張鶴齡僕，正德初，劉瑾用事，祖上書數鼎罪惡，且自言其生兆應天。曹祖之語多幻妄，瑾怒罪之，械還浙；正德十年十月，又來依鼎，鼎不禮其父，祖遂並恨張氏，擊登聞鼓，訴鶴齡兄弟陰圖不軌。上震怒，命多官廷鞫，又命司禮監東廠訊之，禁鶴齡兄弟不許朝參。會祖自裁於獄，上益疑怒，降旨詰責刑部尚書張子麟，下原問主事及提牢巡風官於詔獄窮治之。覆疏謂祖所奏，既無左驗，實懼罪服毒。時張氏闔門惴恐，禍且叵測，乃大行金於內，昭聖亦百端祈請，事稍懈，猶罰子麟等俸，二張朝參究終罷不許，史所記如此。按，壽寧、建昌二侯，在武宗朝已不免謀逆之謗，其平日橫恣，失人心可知，何待世宗時始敗。且張氏慣以睚眦殺人，至嘉靖十二年，延齡讞辭中所列殺僧、殺婢諸事，俱有寶跡，因追治正德間原問官罪，悉逮下獄，株連縉紳數十人，而曹祖之果自盡與否，終莫能明也。蓋張氏弟兄生平宜破家殺身事不少，特坐以大逆則不服耳。

【中宮外家恩澤】本朝外戚世爵，至世宗盡革之，即如玉田伯蔣氏，為上生母孝慈后家，亦僅許其子終身；泰和伯陳氏為世宗元配孝潔后家，其子已不得襲；唯孝烈后父安平方氏，以中宮擁衛大勳，得延一世，此特恩，非例也；至穆宗元配德平李氏則一世止矣。今上嫡母仁聖后父固安陳氏，長子亦僅襲錦衣，唯生母慈聖后武清李氏，得三世，稍異，然以上孝通神明，不為過也。至中宮父永寧伯王偉沒，其子棟得襲為優厚，至丁未年而棟卒，其母趙氏為孫乞恩承襲，上命棟子明輔襲祖伯爵。時署部少宰楊時喬力諫不從，上但云後不為例而已。蓋自世宗裁定恩澤，立為永制，至是已八十年，僅有武清一家三世，而今王氏再得之，即孝烈后無敢望焉。似此曠典，獨厚中宮，猶疑上薄於元配，是殆不然。

【戚畹不學】戚畹李文全，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，故武清侯偉之長子也。生長富貴，未嘗就外傅，有長婿曰錢賑民，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，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，一日具筐籠饋其長子名誠銘者，適為文全所見，索刺觀之，則稱制眷弟，蓋錢時方丁艱也。閱之大怒，碎其刺，笞其僕而遣之。錢出不意，急往謝罪，且問名帖何以見毀，乃云：「汝不過吾長婿，安能制其小舅，乃作爾許稱耶？」錢心知其愆矣，乃謬謝曰：「是誠誤。但此後當改何稱？」文全徐思之曰：「只寫姊夫生可也。」一時傳以為笑。

【戚里肩輿之濫】武臣貴至上公，無得乘輦，即上馬，不許用橙机，至近代唯定、成、英三公，或以屢代郊天，或以久居班首，間賜肩輿，以為曠典。嘉靖末年，安平伯方銳以中宮父得之，其子承裕以直內撰玄文亦得賜，稍為出格；今上初元，固安伯陳景行、武清伯李偉皆甫封即得，然以外祖尊重，前代所無，特加優禮，非過也；未幾而永年伯王偉亦得之，亦以中宮父也。李偉歿，而子文全襲爵已屬殊恩，襲甫三年，為戊子歲，以上闋壽宮，命之居守，暫假得賜，竣事復請，上遂許乘，言官爭之不得。自是戚里紛紛陳乞肩輿，不勝紀亦不足貴矣。

近年文全之子誠銘襲封，亦隨例乞輦，上初猶拒之，後亦竟賜。